

广丰方言“几”的用法探究

郑怡玲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3月19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6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15日

摘要

本文以广丰方言中的“几[kɛi⁵²]”为研究对象，结合田野调查与历时对比分析，考察该词的句法分布与语用功能。研究发现，广丰方言“几”常用于询问数量、表达程度以及感叹，也可进入“几……几……”等复句中，其表示程度对应关系。与南方其他方言对比可见，广丰方言“几”既保留了部分较早期用法，又在地域接触和本地演变中形成了自身的使用特点。

关键词

广丰方言，“几”，用法，来源，语法特征

Exploration of the Usage of “Ji” in the Guangfeng Dialect

Yiling Zhe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March 19, 2026; accepted: May 6, 2026; published: May 15,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word “Ji [kɛi⁵²]” in the Guangfeng dialect, combining fieldwork with diachronic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this word. The study finds that “Ji” in the Guangfeng dialect is frequently used to inquire about the degree of quantity and for exclamations; it can also appear in patterns such as “Ji……Ji……,” serving to indicate a degree of correspondence in compound sentences. A comparison with other Southern dialects reveals that “Ji” in the Guangfeng dialect has retained some of its earlier usages while also developing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through regional contact and local evolution.

Keywords

Guangfeng Dialect, “Ji”, Usage, Origin, Grammatical Featur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广丰区位于赣、浙、闽三省交界地带,《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1]将其方言归入吴语上丽片上山小片。由于长期处于吴语、闽语、赣语等多方言接触地带,广丰方言在语音、词汇与语法层面呈现出及较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保留了一些早期吴语的成分,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周边方言的部分表达形式。

在这样的语言背景下,广丰方言中疑问词“几”的用法值得注意。该词在广丰方言中音读为[kɛi⁵²],在实际用法中既可以表示数量询问,还常用于程度表达,并出现在若干复句结构之中。其用法与古汉语以及南方方言有相同之处,但在具体使用中又有较为明显的地方特色。

目前,学术界关于汉语疑问代词“几”的研究多集中在普通话及部分南方方言,主要讨论点是围绕其基本语义、演变过程和语法化路径展开。例如,吕叔湘[2]指出“几”表数量询问的用法自古传承,是其核心语义的起点;张振羽[3]讨论了“几多”由数量询问向程度表达扩展的过程;王春玲[4]则对程度副词“几”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这些研究为本文讨论广丰方言“几”的相关用法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然而,赣浙闽交界地区相关个案材料还不多,广丰方言“几”的共时表现也缺少专门讨论。

基于此,本文结合笔者长期以来对母语的观察与田野调查法,对广丰方言“几[kɛi⁵²]”字的句法表现与语用功能进行考察。为了确保语料的真实性与代表性,文中所提及的语料主要采集于广丰区桐畈镇毛溪村一带,调查对象为4名年龄在45至75岁之间、生活范围相对固定、且无长期在外务工经历的发音人。本次调查采用是定点翻译和自然谈话的方式,全文记音统一使用国际音标(IPA)并以五度制标注声调,部分例句来自笔者作为母语的语感内省,均经过多位本地母语者的反复核对确认。

2. 广丰方言“几[kɛi⁵²]”字的用法

Table 1.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usage of “Ji” in different contexts in Guangfeng dialect

表 1. 广丰方言中“几”的句法结构与语境用法

语类语境	句法结构	方言例句(部分)	普通话释义
疑问语境	几 + 量词	染买糜几本书?	你买了多少本书?
	几多 + (名词)	己个西瓜几多钱?	这个西瓜多少钱?
	(有)几 + 形容词	己栋屋有几高啊?	这栋房子有多高?
非疑问语境 (陈述句/ 感叹句)	几 + 形容词/动词	几健个侬嘞! 曰不行就不行了。	多么强健的人嘞! 说不行就不行了。
	勿管 + 几 + 形容词/动词	勿管几难学个手艺, 渠都想学。	不管多难学的手艺, 他都想学。
	匪晓得/勿晓得 + 几 + 形容词/动词	莫看渠是个女仔, 匪晓得有几匪卫生。	别看她是个女孩子, 不知道有多么不卫生。
	几 + 形容词/词组, (就) + 几 + 形容词/词组	渠有几勤奋, 染就有几懒。	他有多勤奋, 你就有多懒。

广丰方言中“几[kɛi⁵²]”的使用具有较强的语境依赖性：既保留了古汉语中“几”表数量、程度询问的核心疑问属性，又在本地交际中实现了语义与句法的发展。基于广丰方言语料调查，下文从句类出发，对其用法进行归纳说明，见表1。

2.1. 疑问语境下的句法分布

“几”在广丰方言中功能不完全由词义本身所决定，一定程度上受语用的影响。简而言之，句子是疑问还是非疑问的，从根本上区分了“几”的两种使用类型。

2.1.1. 几 + 量词

该结构是最基本的用法，用于询问数量时，构成“几 + 量词”结构，整个结构在句中多作谓语动词宾语，也可作定语修饰名词，位置固定于谓语后或名词前。例如：

- (1) 染买麼几本书？(你买了多少本书？)
- (2) 染为有几个依？(你们有几个人？)
- (3) 十一减麼一等于几？(十一减一等于几？)

此结构中的“几”在广丰方言中使用频率较高，量词“本”“个”为所询问的对象提供了计量单位。此外，量词多为单音节形式，无双音节量词搭配；语用上仅客观询问，无情感色彩。

2.1.2. 几多 + (名词/量词)

广丰方言使用“几多”来询问数量，相当于现代汉语“多少”，适用于多种数量表达场景。例如：

- (4) 己个西瓜几多钱？(这个西瓜多少钱？)
- (5) 一起几多？(一共多少？)

“几多”是汉语方言中常见的数量疑问形式，其用例早在北周庾信诗中已可见。吕叔湘[2]认为，“几多”可能是“几”与“多少”糅合而成的复合形式。后来在普通话中，“几多”逐少用消，仅保留了“几”作为疑问代词的用法。而在部分南方许多方言中，“几”与“几多”的至今仍然使用，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些较早说法在方言中的保留。

此外，“几多”在主动询问时有无否定用法，否定仅出现于回应问询的疑问语境中。仅用于回复“几多 + (名词/量词)”，表示“数量不多”，如：

- (6) 问：一起几多钱？(一共多少钱？)
- 答：有几多钱(没有多少钱/不用付。)

需要注意的是，该否定用法一般仅用于回答，不可主动用于提问。

2.1.3. (有)几 + 形容词

“几”用于疑问句中询问程度，相当于普通话中“多”，一般修饰单音节性质形容词，构成“几 + 形容词”，充当句子中的宾语、补语等内容，且其语言结构形式多样，所表达的含义丰富。例如：

- (7) 己栋屋有几高啊？(这栋房子有多高？)
- (8) 染有几辛苦呢？(你有多辛苦呢？)

该结构主要用于询问某种性质或状态达到什么程度，如“高”、“辛苦”等。此外，“有”在口语中既可以出现，也可以省略且不影响语义。一般情况下，语气通常为中性询问，也可因语调变化带有一定的感叹意味。

2.2. 非疑问语境中的句法分布

“几”在非疑问句中，“几”的用法较为多样化，常出现在若干固定的结构中，用于表达一定程度或特定语气。

2.2.1. 几 + 形容词/动词

在广丰方言的陈述句或感叹句中，“几”在表达中进一步虚化为程度副词，不但能修饰形容词性成分，还能修饰动词性成分，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感受。例如：

(9) 几健个侬嘞！曰不行就不行了。(多么强健的人嘞！说不行就不行了。)

在语句中，“几”功能不再是询问，而是表达程度较高。“几”修饰形容词“健”，并非打听对方有多强壮，而是通过赞叹的语气直接肯定了“健”的程度。“几”在这里相当于普通话的“多么”，这种用法在广丰口语中非常活跃，其修饰对象不仅限于性质形容词，也可以是带有评价色彩的动词或心理动词。

2.2.2. 匪管 + 几 + 形容词/动词

在由连词“匪管”(不管)引导的让步条件中，“几”的语义发生明显的变化，由原来的询问具体数量转变为指向任意程度的用法。例如：

(10) 匪管几难学个手艺，渠都想学。(不管多难学的手艺，他都想学。)

该处“几难学”不是指向某个具体的高程度，而是表示“难学”的概念在任意程度上的一种表现。这种“否定连词 + 疑问词”的组合，实际上“几”的原本疑问语气由逐渐削弱甚至已经消失殆尽了，让他变成一个能够覆盖所有变量的代称。在句法上，“匪管几”共同构成的让步框架，相当于普通话中的“无论多……”，为后续主句提供一个无条件的逻辑前提。且“匪管 + 几 + X”作让步分句，固定于主句前，不可互换。这说明它在广丰方言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句式框架。因此，这里的“几”体现了从“特指程度”向“任意程度”的特点，是其语义进一步虚化、句法功能增强的表现。

2.2.3. 匪晓得 + 几 + 形容词/动词

“几”常与否定性情态成分“匪晓得”(不知道)搭配使用，形成较为固定的表达形式，多作补充分句。该结构整体表达一种难以言喻的程度，并传递出说话人强烈的惊叹、夸张或讽刺等感叹或评价。例如：

(11) 莫看渠是个女仔，匪晓得有几匪卫生。(别看她是个女孩子，不知道有多么不卫生。)

从语义上看，这一结构的巧妙之处是在于它通过认知上的“不知道”来反向衬托出程度深的含义。说话人说“匪晓得”，其实句子隐含着这样一层语义：由于某件事物的性质程度过于强烈了，已经超出了语言能形容的范围，所以意料之外。例(11)它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是在表达一种主观的评价。“说不出多脏”，恰恰从侧面表现出“脏得惊人”的效果，从而大大加强了讽刺的效果。此外，该结构中“几”后面的除了加动词之外，也可以加形容词或形容词性词组，使得结构更加灵活。例如：

(12) 斗侬看到小孩，匪晓得几开心啊！(大人看到孩子，不知道有多开心啊！)

(13) 己个侬看起来匪晓得有几聪明呢！(这个人看起来不知道有多聪明呢！)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匪晓得”不能换成“晓得”，不然将会削弱语气强度或失去讽刺效果。这是因为“晓得”一般出现于疑问句或陈述句中，主要表达说话人的询问和判断，而“匪晓得”则容易带出较强的主观情绪，二者在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对否定词的依赖，说明“匪晓得 + 几”已经从普通词组变成方言中专门用来放大情感、表达主观评价的语法结构。

2.2.4. 几 + 形容词/词组, (就)+ 几 + 形容词/词组

在复句中,“几”通过前后呼应后形成“几……几……”结构,常表示句子中的某一方不如另一方的方面,一般形成“人称代词1+几+形容词性词组,人称代词2+几+形容词性词组”的结构。例如:

- (14) 渠有几勤奋,渠就有几懒。(他有多勤奋,你就有多懒。)
 (15) 跟渠同学比一下,渠有几懂事,渠就有匪几听曰。(和你同学比一下,他有多懂事,你就有多不听话。)
 (16) 已个女的要几强,就有几强。(这个女的要有多强,就有多强。)
 (17) 渠妈妈跟渠姨妈要几像,就有几像。(他妈妈和他姨妈要多像,就有多像。)

该结构与单用“几”以及“匪晓得几”在功能上并不相同。单个“几”时,往往是修饰某个成分,如“几勤奋”;而在这一结构中,前后两个“几”必须共现,并常与“就”等关联成分搭配使用。这时,“几”已不再只是单纯表示程度,更重要的是把前后两个分句联系起来,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此外,该结构可表达两种性质的程度关系:一是反向对比关系,如例(14)等,通过“几勤奋”与“几懒”的对照,建立起一种反比式的对比,强调二者在程度上的反差与对立。二是同向对比关系:如例(16),通过“要几强”与“(就)有几强”的呼应,表达一种条件与结果在程度上完全匹配的含义。这不仅是“几”语义进一步虚化的表现,更是其句法功能提升表现。

3. 广丰方言“几[kɛi⁵²]”的历时来源

广丰方言“几[kɛi⁵²]”的功能特征并非天然形成,其核心是继承上古至中古汉语疑问代词“几”的语义功能与句法结构;同时,广丰地处赣浙闽三省交界的语言接触地带中,其“几”在使用范围和结构搭配上展现出一定的地方化特征,下文将结合古汉语文献材料与方言事实,对其历时来源作出说明。

3.1. 古汉语“几”的核心功能与广丰方言形成对应关系

从先秦至近代汉语,“几”的用法经历了较为清楚的演变过程。最初,“几”作为数量疑问代词用于询问具体数量,随后逐步发展出询问程度和表达程度等用法,广丰方言中的“几”在这些方面正好和这一演变线索相对应。

3.1.1. 数量疑问功能

吕叔湘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中明确指出,“几”用于询问数量的用法自古有之。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几”作疑问代词,常与名词或量词结合[2]。例如:

- (18) 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19) 子来几日矣?(《孟子·离娄上》)

这一用法在广丰方言中一直保留到现在,除了使用“几日”这种传统结构,它还会与现代常用量词结合,形成“几+量词+名词”的结构,如“几本书”“几个侬”。这说明广丰方言“几”的基本语义功能并没有明显变化,变化主要体现在它的搭配形式上。

3.1.2. 程度疑问功能

南北朝以后,“几”逐渐具有可修饰形容词表达程度询问的功能,形成“几+形容词”结构,语义从“数量多少”转向“程度高低”,如:

- (20) 山川几纡直?(吴均《赠杜容成》)
 (21) 安知头上天几大。(杨万里《送刘觉之归蜀》)

在这类例句中，“几”不再指向可数实体，而是用来询问事物的程度。广丰方言“(有)几 + 形容词”结构(“几高”“几辛苦”)与古汉语功能一致，且口语中“有”字可省略，属于口语表达中的常见现象，不影响该结构的基本语义。

3.1.3. 程度副词化

朱德熙[5]指出程度副词的语法功能是修饰形容词以及少数动词和述宾结构。南宋时期，“几”已虚化为程度副词，表强烈情感或高程度强调，如：

(22) 盘费几辛勤。(南宋·佚名《张协状元》)

(23) 几伤心，桥东片月，趁夜潮、流恨入秦淮。(南宋·赵希迈《八声甘州》)

此时的“几”已不具备询问功能，而是起到加强程度、渲染情感的作用。广丰方言中“几健个侬”“几甜哦”正是这一用法的延续，通过语气词的搭配进一步增强主观表达色彩。

3.2. “几”在南方方言中的分布情况

从方言分布来看，“几”作表示数量询问，并不是孤立现象，在南方多个方言区中普遍存在。徐继磊[6]等相关研究提到，广丰方言“几”“几多”是较为常见的数量疑问形式，这一点与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等方言较为接近。

通过前人文献可以看出，这一分布格局与古汉语有一定的联系。吕叔湘[2]指出，“用‘几’字询问数量，这是从古就有的”；在今天的南方方言中，“几”及“几多”等相关形式仍然常见。黄文欣[7]进一步指出，“几”的数量疑问与程度副词用法主要集中于长江以南的非官话方言区，且“几”与“几多”、“几花”等复合形式并存，也是这一地区较常见的现象。

徐继磊与黄文欣的调查共同揭示了广丰“几”与多地方言的对应关系，且与吴语的区别，具体如下：

Table 2. Dialect distribution and core functions of “Ji” and “Ji Duo”

表 2. “几”和“几多”在方言区的分布及核心功能

方言区	方言点	“几”/“几多”的形式及语音	核心功能
湘语	长沙	几[^c tei]	询问数量
赣语	南昌	几[^c tei]、几多[teito]	询问数量
客家话	梅县	几[^c ki]、几多[^c ki:to]	询问数量
闽语	建瓯(新派)	几[^c ki]、几多[^c ki:tue]	询问数量
吴语	广丰	几[k ^{vi} 52] 几[k ^{vi} 52do ⁰]	询问数量
吴语	温州	几[^c ki ^c]	询问数量
吴语	金华	几[^c tei]	询问数量

从表 2 中所列的材料来看，各方言点的“几”都可以用于数量询问，这一点相对一致，也与吕叔湘所指出的“用‘几’字询问数量自古有之”的相吻合，说明该用法在南方方言中的有所继承。此外，曾海清[8]指出，“几”在一些方言里也可以表示较高程度，作程度副词使用，这同样可以和古代汉语的相关用法联系起来。

然而，在具体用法上，各地方言并不完全一致。徐继磊[6]指出，在湘语、客家话以及部分吴语方言中，“几”的使用范围相对较宽，对数量大小没有明显限制；而赣语南昌与广丰方言则表现出较为明显小量预设，如“你几岁”往往用于询问儿童年龄。也就是说，在南方非官话方言区内部，虽然保留了“几”

的数量询问功能，但在实际使用条件上仍有差别。

因此，广丰方言“几”的数量用法未随太湖片吴语普遍发展，而是在数量限制上更接近邻近赣语。这种情况更像是方言接触影响下形成的结果，而不是“几”发展出了新的语义功能。

4. 广丰方言“几[kɛi52]”的语法特征

广丰方言“几[kɛi52]”在数量询问、程度询问以及高程度表达等方面，都可以和古汉语以及南方方言相关用法对应起来。不过，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它在表达侧重点和结构形式等方面又不完全一样，有一些的本地特点。基于前文的语料分析，下面将从程度表达与主观评价以及复句结构两个方面来讨论。

4.1. 程度表达的强化与主观评价色彩

前人研究已经注意到，南方方言中“几”除表示高程度外，还带有较强的主观情感色彩。黄文欣[7]亦认为，“几”在程度表达中常常和说话人的强烈情感态度联系在一起。这些方言观察为理解广丰方言中“几”的用法提供了相关的参照。

在广丰方言中，“几”在非疑问语境下常作为程度副词使用，其功能是对性质或行为进行高程度强调。例如：

(24) 几健个侬嘞！（多么强壮的人啊！）

(25) 几甜哦！（好甜啊！）

此类表达中，“几”已经不是单纯用来发问的，而是用来强化形容词或动词所表达的程度。像“几健个侬嘞”通过“几”突出“健”的程度，并且借助句末语气词“嘞”来加强感叹意味；“几甜哦”里的“哦”则更能听出说话当下的感受。从句法位置看，“几”一般位于形容词或动词之前，充当程度状语；从语用层面看，这类结构多用于评价意味的语境，也往往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与普通话“很”“非常”等相对中性的程度副词相比，广丰方言中的“几”更容易出现在感叹句中，其表达往往伴随情绪色彩。该用法并非新增语类，而是在既有程度表达框架下形成的较为突出的表达倾向。

4.2. 复句结构中的组织功能

张谊生[9]指出，有些副词在句法层面不只起修饰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影响句子之间的关系。吴风华[10]讨论武汉方言“几”时也提到，“几+p”结构既表示程度很高，也可以出现在“随几……”这样的条件状语中，表示“无论程度怎样”的意思。这些讨论有助于理解广丰方言“几”在复句中的用法。

除单句中的程度强化用法外，广丰方言“几”也可以出现在复句中，和前后分句的语义联系有关。比如，在让步语境中，“几”常与“勿管”等连词连用，形成“勿管+几+形容词/动词”的结构。例如：

(26) 勿管几难学个手艺，渠都想学。（不管多难学的手艺，你都想学。）

在该结构中，“几难学”不再强调某一具体的高程度，而是指“任一”程度，表示“无论多难”的范围意义，与“勿管”共同构成让步分句，为主句提供无条件前提。从句法位置看，该结构通常位于主句之前，语序固定，具有明显的让步结构特征。

其次，在程度对应结构中，“几”通过前后呼应的形式让分句之间的语义得到匹配，如上文例(14)、(16)。这类表达中，前后两个“几”必须同时出现，形成形式上的对称。其语义并非单纯强调某一成分的程度，而是建立在两个分句之间的程度对应。前者可构成反向对比（如“勤奋-懒”），后者可构成同向强化（如“要几强-就有几强”）。这种结构使得“几”不仅承担程度修饰作用，还参与句子整体语义关系当

中。

与单句中的“几 + 形容词”相比，复句里的“几”在搭配和位置上限制更多，作用也不只是单纯加强程度，而是和前后分句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就这一点来说，广丰方言“几”的用法已经不只限于句内修饰。

总而言之，广丰方言“几[kɛi⁵²”既能用于单句，也能进入复句。前一类用法主要和程度表达有关，后一类则更多牵涉分句之间的关系。就整体情况说，这些用法既能看出较早形式的延续，也能看出广丰方言自身的发展。

5. 结论

“几”作为古汉语中的疑问代词和程度副词，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里，这种用法已经不多见，在南方方言中则还有较多保留。就广丰方言来看，“几”经历了由疑问代词向程度副词的虚化过程，并在感叹句和复句结构中展现出丰富的语法功能。例如，“几……几……”结构不仅修饰形容词和动词，还和前后分句之间的对应关系有关。这说明广丰方言中的“几[kɛi⁵²”一方面保留了较早的相关用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自身的使用特点。

从方言自身演变来看，“几”从表示数量到表程度疑问，再进一步虚化为表高程度感叹用法，这一过程基本是符合汉语疑问代词的普遍语法化路径。然而，当“几”与方言词本土词“匪晓得”组合后，以“无法计量来凸显事物程度之高”的语用逻辑便自然形成的，且明显具有本土色彩。与此同时，“几”在复句中的用法也体现出明显的方言接触痕迹。由“匪管 + 几”构成的让步句式，在结构上与周边吴语、赣语相关句式较为接近，且分句位置固定，应当是长期的方言接触与句法相互影响的结果。

总而言之，广丰方言仍大量保留了单音节“几”，用以对应普通话的“多少、多么”，表现了对古汉语用法的继承；在内部语义虚化与外部方言接触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从感叹句到复句的完整用法体系。通过这一个案，可以更具体地看到疑问形式向程度表达扩展，以及相关结构进入复句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 中国语言地图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 [2]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M]. 江蓝生, 补.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5.
- [3] 张振羽. 从“几多”看近代汉语“几”类程度副词的形成[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0(5): 77-79.
- [4] 王春玲. 南方方言程度副词“几”的用法及来源[J]. 中國語文研究, 2007, 24(2): 17-22.
- [5]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196-197.
- [6] 徐继磊. 广丰方言代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财经学院, 2009.
- [7] 黄文欣. 广西玉林蒲塘话程度副词“几”[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4, 39(5): 46-53.
- [8] 曾海清. 说“几”[J]. 贵阳金筑大学学报, 2003, 51(3): 57-59.
- [9]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10] 吴风华. 武汉话的程度副词“几”[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5): 82-84.